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佞倖盤荒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奧簾幙羅綺爛盈粉黛環列謾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廡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

朝韓侂胄以用兵起釁中外憂恚彌遠遂上疏力  
詆帝嘉之尋又贊廢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  
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  
之者曰前身元是覺奢黎業障紛華摠不迷到此  
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鑊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為太子更名竑封濟國  
公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  
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動  
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  
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

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于几  
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  
厓曰他日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  
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  
而竑不知一日彌遠為其父治飯僧淨慈寺與國  
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  
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  
事成彌遠之坐即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  
為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  
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譽不

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  
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  
以斷之曰不兀彌遠頷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  
竑失言于帝覲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更名的遣鄭清  
之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  
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吝以一語  
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  
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兀及  
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

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  
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  
不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  
人安在彌遠即于宮中遣快行宣的令之曰今所  
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  
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跣足以需宣召久不至乃  
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  
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的入宮見后后  
拊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的至樞前舉哀  
異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樞前舉哀畢引出惟殿  
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  
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  
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  
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的已  
即位矣宣制畢閣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掙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  
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既廢寓居雪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  
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

易服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  
祠取龍椅置廳事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  
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衆  
許諾乃假淮閩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  
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  
王知謀不成乃與州將勒兵勦之變聞調兵至則  
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醫來投藥鳩  
之九竅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恠彌遠懼爲之改葬  
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于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

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廢濟王而殺之也甚究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引布儉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耻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弁粟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蜀閬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

吾爲于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憤然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宰予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轎紛紜升堂即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群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

雙誓抵死分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壻寅緣取寵諂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拜左正言劾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踞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學生陳宗等上書訟大全奸邪罷相謫貴州竄藤州墜水死謝鳴治鐸有夜半檄歌一首蓋誅大全事也云國威重空頭勅權姦橫夜半檄豈不聞古

來忌噐不投鼠堂陞陵夷毋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臯亭怨降璽

大全罷吳潛代相爲人豪雋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謠于上曰大蜈公小蜈公盡是人間業毒蟲寅緣攀附百虫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于理宗嘗憑高見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十數年超致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

傍人冷眼看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禦之會憲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寵用日盛似道乃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賜第葛嶺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娼尼

淫戲無晝夜惟故博徒得闌入人無敢窺其第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重事耶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人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度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冕倘來問人生閒最難笑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畱一半與公閒

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于是以官品



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  
累載困孤城秦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推排打量之法白沒  
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  
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  
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  
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  
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  
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巉巖雲  
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

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馬  
蜜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諫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  
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  
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  
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  
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  
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咲道山河原是  
我的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  
舉人州縣給曆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于

曆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妨僞濫時  
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  
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爲沁  
園春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  
轉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  
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筭借  
畱侯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堯舜  
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貫宜仍  
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  
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

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  
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  
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筭行  
關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瘵膏血俱涸只有士心  
僅存一脉今又艱難最可憐誰作備陳堅伯大附  
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塩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  
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醢雖然要作調羹  
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睨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

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岬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當畱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捧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一爲某姬受聘啓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昇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昇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

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卧治湖山異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膳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謂辭囁語耳陳惟善實鼎詞云神鰲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筭當日枰棋如許爭一著吾其社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豳風葵棗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藻宮漏未千門魚鑰截斷紅塵飛不到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周公手做赤舄繡裳

消得道班爛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  
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金盤露滴瑤池龍  
尾放班回早、廖瑩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着眼來  
看我福華編記江上秋風鯨鯨漲雪鴈微迷烟一  
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覩階符瑞象  
又扶紅日中天因懷下走奉縶韃磨盾夜無眠知  
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鳧鷖太平世也要  
東還赴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鍾鼓不妨平地神仙  
陸景思甘州歌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  
三錢論從來活國掄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

一飽餘事笑談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  
畱公佳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灶更有  
釣魚船覺秋風未會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  
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橐陂塘柳云指庭  
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  
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懷頓得乾坤住閒情  
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琪花路  
相接西池壽母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  
分付兩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瑤  
巖緩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

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洒通宵新來喜沁堯眉  
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  
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遣人知一片閒  
心鶴外被乾坤繫足虹王腰圍闔闔雲邊西風萬  
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  
比周公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  
一品之會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且所謂三  
月三者蓋頌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  
名也賈大喜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大俳  
安得有着綵衣周公平

似道嘗于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畱春春  
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殆  
所謂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憇棲霞嶺下遇一布裘  
道人瞪視曰官人可自憂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  
似道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敗  
而他日復遇道人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  
破必不令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闢日有樵符一聯云咲迎珠履三千客坐擁  
貔貅百萬兵人比自稱羨一客獨咲曰若是則客居

西漢志餘卷之五  
主位矣何不曰坐擁貔貅百萬兵咲迎珠履三千  
客賈大喜厚贈之其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  
淮南第一州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  
皆門客所諛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  
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不立似  
道默然禮遣之恐事泄使人害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  
師陰嗾臺臣留已以爲師臣一出顧襄未必及淮  
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于是帝謂

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呂文煥遂以襄  
陽降元似道言于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  
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曾  
港元兵蔽江而下夏貴孫虎臣咸無鬪志阿木遣  
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遽過其妾舟衆  
見之謹曰步帥遁矣宋師大亂舳艫簸蕩乍分乍  
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頃之  
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  
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  
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

當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夜四鼓似道擊鑼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岬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誤國都督專閫外之寄律尤重于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工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以邊將而自詭逮事

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謂宜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乃恣行曾臆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剝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于野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閫之驅馳不度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惕日而不修纖悉于文法之搜求闊畧于邊政之急切遂令飲馬倏渡長江廼者抗表出師請身戡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爲奉頭而鼠竄遂致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聞聲而奔潰孟子

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戍夫社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縉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膺戎狄懲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殛伯鯀尚寬虞典之誅可罷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頃之謫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夢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鄭姓者多摧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素見憎于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爲押送官似道瀕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哀芘虎臣微咲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日夜夢不祥離此恐無生理漳守趙分如者似道

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固讓不敢當口稱天使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曷令速殞無受許多苦惱虎臣咲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小憇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祗恁地死大槌數下而殞先是吳履齋潛安置循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申摺撫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祗此四句然



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醮自撰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豫陳易箚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驕兵悍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身無所惟冀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効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之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蓋似道手筆也

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于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門下已無廖王諸客似道既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于門壁者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獨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上花。過牆荆棘刺  
簷牙。指麾已失鉄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  
歸無主燕。曲池雨產在官蛙。木綿庵上充愁絕。月  
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簷  
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奴  
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  
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  
口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  
由。待其歸君自為言。夫歸欣然。賣與嘉定癸巳涉

為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履常者。涉  
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  
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  
借一妾。涉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  
妻幸其去。忻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  
日。似道生于縣治。賈丞校事他郡。歸詣于宰。方始  
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携似道歸鄉。而其  
母竟流落。嫁為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  
僭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江上。與販計沉之。江  
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

似道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擗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遂便雖度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道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透渡時人爲之語曰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嫗是也嫗死賈必敗國必亡矣

廖瑩中羣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淳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所

謂世綵堂小帖也縮定武禊帖爲小字刻之靈璧石彌玉板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禮節左傳節悅生堂隨抄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禡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再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剪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爲園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粧樾花

西湖遊覽志餘卷之五  
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似道禱雨天然鐫  
名飛來峰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版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  
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  
不可勝計凡擒官吏必斷齧支體探出肺腸或以  
熬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詔命童貫爲宣撫譚稹  
爲兩浙制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元年八月杭州軍亂初高宗之立也遣勤王兵  
還諸道杭兵纔三百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

東南因謀爲變會軍以糧衣不足有怨言夜縱火  
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旦執守臣  
葉夢得詰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數夢得不  
給衣糧之罪昂論遣之衆乃推逼等七人爲首釋  
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  
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江南經制宣教郎鮑貽  
遜將福建槍杖手二千五百人來援陳通等盡刺  
城中強壯爲軍有衆數萬事聞詔賜黃榜招撫軍  
民有能率衆歸降者赦其罪命以官資九月陳通  
等夜劫直秘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寨所

統蘇秀兵爲伍後以金帛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  
應賊勢愈熾頃之周格戰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  
叔近權提刑司事將招陳通等降之賊聞槍杖手  
屯秀州憚其精勇遂聽命叔近以小隊數十人入  
城與通等相見置酒推腹心使皆循服以待朝廷  
授官之命城中稍定丁卯詔以御營使都統制王  
淵爲捉殺杭州盜賊使仍賜金帛萬匹兩爲軍費  
十一月詔鮑貽遜以福建槍杖手移屯江寧給事  
中劉珏言杭寇猖獗數月頗有窺據浙西之心所  
以未敢大肆者以槍杖手爲之捍蔽也不可輒移

且令協同討賊候錢唐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未晚也從之十一月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受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召通等三百人立譙門外先呼其首三十人立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爲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于門外腰斬一百八十人百姓相賀俊取杭州甲妓張穠以去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軍變故也

建炎二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嘆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知餘杭令曾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聿成率父老香花迎候恩乃鞏之孫也縣尉楊汝爲在徑山請監寺爲統領率強壯以禦賊主僧梵仁從之乙酉宗弼犯臨安錢唐令朱躡率民兵邀敵款拒使杭民得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賊逆戰中傷猶叱左右負已擊賊浙西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湖州市拒敵得二首視之知爲金人也遂棄城

遁保赭山時直顯謨閣劉晦自楚州赴在城中  
軍民推之以宗已丑金人陷臨安初完顏宗弼既  
圍城遣前知和州李儔入城招諭儔與劉晦善至  
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歔歔不能止有  
倡言晦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晦是夕城陷朱蹕  
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晦謚高直學士四年二月  
金人自臨安退六初完顏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  
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遂縱火  
城中三日夜煙焰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宗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

自稱柔福虜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  
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女子顰蹙  
曰金人聚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  
高宗惻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絜其時汪  
龍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面馳江左  
既興益壽宜充于禁纜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  
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執之乃  
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  
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后錫賚四十七萬緡  
籍入官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元兵入常州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太后命榜朝堂云孟軻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坎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目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廼酣歌深宮咲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



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聯絡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劇

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啣壁輿視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寇。立信卒于高郵。伯顏得其上策。嘆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啣壁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畧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費

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譖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玃玃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境。宗社危急。不可寧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背受知先朝。嘗任岩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

用手披敷。陳至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于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美。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告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于爾。故悉詔爾。想宜知悉。呂文煥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知末路之多艱。茲祈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今日之誠款。干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矢在腰。繫死生于馬足。不但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効。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

之危。蠢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年而可柰。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翦屠。又已去吾羽翼。雖劉整首先于犯順。而焦然中苦于黨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竟焰如斯。先聲荐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蕙廟堂之念我。急召隣郡以會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棄肌肉于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于前。尚効李陵之生。冀菑于後。國手敗局。畱着豈比尋常之機。俗眼

據畧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于夷狄。烏能絕意不念于鄉閭。知死也。何補于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嚙北令。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今我皇上。遭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未爲背畔。見今按兵不動。卧席不驚。撫此良辰。聿覩景命。且秦穆公之宥殺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鈎。願君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

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賫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曰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于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尚賴爾委曲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雪川云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迺遣廉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爲北兵叩關率兵掩擊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趣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臯亭山少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後拜三字

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  
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  
三日潮汐不至伯顏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  
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蓋伯顏之讖也劉靜  
修白鴈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  
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  
百年一風掃地無雷殘萬里江湖想瀟洒佇看春  
水再來還蓋寓言也

德和靖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隄花雨對芳辰消  
釀文柔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鶻

促歸期鶯收佞舌燕作畱人語遶闌紅藥韶華畱  
此孤主真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  
事賞心磨減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峰南峰  
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祝英  
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暮暮甚情緒穉柳嬌黃全  
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  
數嘆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  
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又  
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伯顏以宋謝全兩后以下

北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題滿江紅詞于驛壁云  
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王  
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  
朝輦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  
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  
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  
二日抵上都朝見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  
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縊死朱氏遺四言詩于袖  
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  
輩之死守于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

命斷其首懸全后所清惠懇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嘆曰惜也  
夫人于此少商量矣為之作一篇云試問琵琶  
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闕王  
母權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  
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  
兒慷慨嚼穿齧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  
新月筭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  
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  
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

上窓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咲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怒爲主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之柰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咲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于劉劉及策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廼給曰願與汝俱死必不

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  
飲矣娼遂死劉迺獨去今日諸君得無効劉王川  
乎客皆大咲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墟有金姓者世爲伶官  
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  
將熟其爲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  
愁貧賤也如其言往爲優戲云某寺有鐘寺奴不  
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大神怖不敢  
登耳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  
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即是鐘神如何投拜衆皆  
大咲范文虎不憚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  
不多之

至元丙子三宮北行行省停三學生一百從行責齋  
感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逃匿免州橋吳府二  
子名棠孫棻孫者歲僅一至齋爲齋感所指駐之  
去出北關諸生趨趨不行被篋登舟餒甚拾河邊  
蚌蛤殼手斟麥粥而啗之道亡者多身膏草野至  
燕者僅十七八人

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  
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



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酒淚濕鈴鑾。童兒賸遣追徐福。孺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頃之從三宮北去。畱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瓊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儂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窓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

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駸駸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爲黃冠。世皇許之。瀕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釃酒城隅。鼓琴叙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瓊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穹廬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唐往來。彭蠡間風踪雲影。倏無寧居人莫測其去。畱之蹟。遂傳以爲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流多題詠其事。迺賢詩云。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

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  
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王  
麟兒曾逐鑾車入紫闈王母窓前窺面日大真膝  
上畫眉時滄溟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  
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  
日錢唐海不波子嬰係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  
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  
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簑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  
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  
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旣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  
宴酒酣立傍殿楹間世祖恍忽見龍爪拏櫻狀時  
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  
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姬御遁居  
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爲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  
子時明宗爲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  
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邁來的爲子長名妥懽帖睦  
爾即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  
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斬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爲學士順帝爲明宗子  
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  
以爲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宴駕寧宗立八月崩  
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  
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  
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  
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  
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我家  
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  
名子爲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

元君召公尚公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  
金柱化爲龍爪擎天容元君含咲語羣臣鳳雛寧  
與兀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習幸  
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  
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  
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  
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  
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  
其隆

興化陳文龍志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

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祠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恒悒悒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日至元心甚怵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囚太學得無爲太學土神果卒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

爲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岬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青衣立于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啜茶于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遽忘妾耶洪締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絕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給我乎婦人咲曰妾果死矣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

事可知得嬉且嬉三十年後此爲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爲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嬉且嬉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抱云又有官人到部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穴壁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窓呼之妾亦推窓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久矣何爲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有杞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與浙江亭遂爲沙漲之地豈其定數固不可更耶

李太尉者故宋巨璫國亡爲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嘗過葫蘆井揮涕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白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兩鬢俱禿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

其言宋時每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  
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  
史官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  
罰金一鎰觀此二事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傅按察者嘗作鴨頭綠一詞悼宋云靜中看  
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  
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  
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  
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上花暈碧輦路悄  
訶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

于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  
還照臨安又有越僧作錢唐懷古詩云天定終難  
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  
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  
倚筇曾向高峰墜山掩江城霧氣籠瞿宗吉宋故  
官嘆云金輪夜半比方起炎精未陸光先死青衣  
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爲失鄉鬼江頭宮殿列嶺岼  
湖上笙歌樂燕安魚羨自從五嫂乞殘酒却笑儒  
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申王計就斬王逐累世內  
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開邊釁動終倒戈師

臣函首去求和。木綿庵下新鬼哭。誤國重逢賈八哥。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裙輕淚粧媚。朔風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興亡往事與誰論。亭亭白塔鎮愁魂。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唐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髓以養母。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怙寵橫行。窮驕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二日。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齒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

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珏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柰何。珏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本爲櫃。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藎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摠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骼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

元珪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  
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  
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珪乃陞陞造  
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竄且貧無妻若子今忠義  
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  
覺自是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珪事  
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有以珪薦者一見  
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  
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  
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

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側然嗟矜語左  
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  
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竒珪之節而又竒珪  
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也珪后獲三丈夫子  
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恠事乃如  
此珪葬骨後又於宋長朝殿掘冬青樹植所函土  
堆上作冬青樹行二首云馬箠問髡形南面欲起  
語野麝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日日衰  
后土六合忽恠事蛟龍挂茅宇老天鑿區區千載



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雲遙  
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  
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云珠  
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捨寒瓊出幽  
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  
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  
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  
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天台陶九成曰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

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皇慶初遂昌鄭德又書  
林義士事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  
楊總統發陵時故爲丐者背竹籬持竹夾遇物夾  
投籬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繫腰間取賄西番僧  
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  
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  
其詩有夢中作十首云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  
云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  
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

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奉  
香來餘七首尤悽然則忘之葬後德陽于宋常朝  
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  
首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  
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  
螻蛄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  
蜀魂飛繞白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記羊  
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語  
微不同書中有雙匣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  
詩而羅雲溪誤竄入傳中但云移宋長朝殿冬青

植函土上竊意會稽去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  
嘉相望千餘里豈容易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  
唐義士詩豈唐起謀時林已先得兩陵骨耶抑得  
唐所易他骨耶周密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  
年八月楊髡發陵事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  
寺僧澤蓋天長乃魏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  
遂獻寺發冢得金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  
之俾泰寧寺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  
陵地楊髡遂部衆發陵先啓寧宗度宗理宗楊后  
四陵劫取寶玉白氣亘天理宗之屍如生或云含

珠有夜明者乃倒屍樹間三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慟垂絕是夜聞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羣吳謝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枚而已蓋梓宮金虜偽爲之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反也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昔聞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中金錢以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髡棄不取往往爲村氓所得一氓得孟后髣髴髮長六尺餘色紺碧髣髴根有短金釵

皮置一堂中奉事之自是家道寢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氓恐乃以髣髴歸壙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蹴其首隨覺奇痛一黠起是心遂苦足疾爛墮兩股而死聞倚楊髣髴勢奪鄉人田讐家毆之死愷與楊髣分贓競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爲至元初法制未定諸髣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八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何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丞相桑哥以江

南總浮屠場埧真伽表裏為姦喉僧嗣古妙高上  
言欲毀宋諸陵泄旺氣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  
可其奏遂發諸陵取金玉又哀諸帝后遺骸建白  
塔于臨安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噐未幾髡胡事  
敗飲噐亦藉于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王潛  
林景熙收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遇寒食則密  
祭之王潛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珙為名  
儒羅雲溪傳其事謝翱為托廋詞作冬青引曰冬  
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  
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夜墮不見七度山南與

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疑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  
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  
者曰謂應在庚金竄甲木也元文宗生年甲辰紀  
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屐飛天曆終是甲辰君  
之語以為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于邵子邵子對  
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  
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耳 皇明洪武元年  
正月 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即北平索飲  
噐于西僧汝納鑿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  
四月癸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

庚辰上覽湖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之舊定云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體骨投湖中林景熙購漁者網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越山之北又厓山志云元人發陵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體骨而葬焉按輟耕錄所載唐林收骨事無投湖網得之談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理宗體骨既云已葬越山則國初所歸又何物也續綱目據唐王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辛雜識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癸辛所識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塔最爲脗合周密宋末人其所志當爲實錄若續編二十一年發陵明年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傳十五年發陵越七日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悖八年未知何者爲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擊楊璉真伽等三髡像于飛來峰梟之靈隱山下田汝成爲之記曰飛來峰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伽僧闍剎僧澤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佛像

於石壁而以已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爲搢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磯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雪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襪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慘心竒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于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濇，又不憊借一抔以蓋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發孤竊神器，冥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令今天不佑宋，藝祖能

冒昧篡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窺窳濟事者，或不蒙鞭暴之禍，又將何說以通之？然則趙氏邁厄，豈其天平胡運方張，中華祚歇，殺機橫發，敷毒兩間，即沉淪黃壤，猶不免歟？不然，胡爲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畱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顱骨，韜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上聞者。迺今竟誅滅于陳侯，宣武皇帝祖之德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昔申屠迪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

之廟。史氏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  
修哉。春秋之法。剪絕亂賊。雖死日誅。以明刑也。竊  
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存海陬。胡爲梟獍。  
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峨容。贖我峻  
巘。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讐神怒。倏焉偕蠲。生脫  
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鯨。烈烈陳侯。爲  
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陳侯烈烈。秉德靖共。  
旌善瘳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骹。受天百祿。報爾宿  
讐。宜隲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脩。名誅三賊。竊取  
春秋。

宋之南渡。建都于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  
于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亡也。終  
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  
竟與得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  
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  
亡之數。相類如此。

至正十二年壬辰秋。斬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  
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城。僞將蔡楊蘇一  
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  
惑衆。浙省叅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

沉于西湖其賊不殺不徯招民投附者署名于籍  
府庫金帛悉輦以去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  
興率塩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尅復城池賊  
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  
越數日携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  
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  
僞職者范縣尹等斬之里豪施遵禮顧八爲迎敵  
官軍劓于市家產沒縣官明慶妙行二寺僧人亦  
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  
如故朝廷法度旣隳刑賞失宜欲天下燕安不可  
復得矣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欄  
中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黃緣注授  
巡檢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藉之徒文其背曰赤  
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爲號將遂作亂爲其并告  
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  
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  
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  
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



是鬧潮不鬧是其變矣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帖木兒大懼召楊完者以兵來守杭州楊完者武岡綏寧之赤水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鬪擊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恢摠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旣得旁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抵儀真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來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叅知政事填募民入粟

空名告身子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獯洞徃答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着斑斕衣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摠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曰檢刮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垂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

入火婦人艷而哲者畜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即  
刺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雖陽尊事  
丞相而生殺予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  
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以  
爲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  
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談翕忽  
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  
皆先魁淮旅而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  
以其衆攻完者完者懼遣吏致牲酒于文炳爲可  
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

完者乘躁力戰而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  
平章慶童女以先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嘗許嫁  
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故數其罪者以此居首文  
炳解衣裹屍瘞之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  
腹爲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啗又恐貽笑鄰里而止至正  
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  
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  
斗直一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

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  
乃以油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于  
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衾齊楚不暇顧也至有合家  
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沉于水者亦可憐矣  
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  
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  
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爲承旨在都下寄浙江周叅  
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收鉞類東南無地不紅巾  
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精靈虹

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  
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歌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  
惡徒兒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頭  
十五州錢唐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艷舞  
清歌樂終日割臙進酒皆俊郎呵叱間人氣驕逸  
一朝奔迸各西東王竿金杯散蓬蒿清都太微天  
聽高虎畧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  
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時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云聽徹哀

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  
到東南第一州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爲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  
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  
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  
十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臧污狼藉有輕薄  
平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  
鑼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  
肆爲無并侵侮畸零時有靈隱寺富僧舉貳千入

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者患之乃  
行賂于譯吏頃之達之花赤譯審狀詞顧問吏曰  
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  
達曾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  
意以爲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  
旛幢迎出錢唐門外積柴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  
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西湖遊覽志餘第六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七卷

賢達高風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張詠濞州鄞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剛  
方自任以嚴猛為治有民家子與姊婚訟家財壻  
言婦翁臨終此子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  
令異日以十之三付子餘分與壻詠以酒酌地曰  
而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儻以十之七與子則  
子死汝手矣命以七分給子三分給壻皆服其斷  
拜泣而去四年州民詣闕獻土星圖一銀百兩乞

留知州詔仍還其銀而獎諭詠竟以代還

李及字知遠，吳興人，以知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待，雖不期福，獨不畏為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間郡自處？」乃居杭，繁劇地，僚佐走語之，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閒郡自逸，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善，無杭俗輕廢，不事遊宴。一日微雪，遠

出郊，衆謂命賓朋為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市物，滿去惟白樂天集一部。既而悔曰：「惟此愧心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細民聞抃寬大，多駢聚為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法禁嚴肅，盜遂遁去。境內以清嘗題郡中清風閣詩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潮音隱隱海門至，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稠仙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過嚴陵舊釣臺。蓋公琴鶴之操，所在如一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  
 秦檜當國世忠以和議不合懇疏解樞柄逍遙家  
 居常頂一字巾跨驢周遊湖山纔以童史四五人  
 自隨混跡漁樵號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為韓王  
 湖上騎驢圖元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  
 濕吳人荆棘冷黃河北岼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  
 開沿邊撤備無人守蟻蟲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  
 只童騎餐來斗米空壺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  
 從前刀劍瘢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  
 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為公起勸人莫問故

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為王孫亦顏題韓  
 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淵戰臨平鼓起金山  
 麾伏兵既不畫此背蒐軍陣形國容貂蟬佩葱珩  
 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畫此生面真儀刑昔王不  
 肯專樞庭清涼居士以自名散遣萬騎還屯營獨  
 控長耳遊林垆林間坐石樵叟爭不無醉尉呵夜  
 行孰識朱門抗旄旌王孫妙手萬事輕欲蹈箕穎  
 遺浮榮龔侯淡墨勝丹青作此灞橋風雪征龍變  
 不測人中英諦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評  
 不可長劍即短檠得時用世身名亨否哉履道幽

西漢志卷之七  
人真亦顏用意何崢嶸大司馬侃孫淵明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却酬酢時  
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  
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  
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  
青山瀟洒靜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  
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  
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  
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  
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

殘鬢與蒼蒼骨髓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  
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  
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  
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媿抱飛  
坐甕中衝濤及岨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  
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  
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  
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  
用其狗國死義乎飛至孝及爲大將毋留河北遣



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策，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中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

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置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為策應。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親將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

西漢志餘卷之十一  
五  
戰士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哀祈吐實謂此非其所爲夫人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儂銜命道荆襄過南鄧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士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咲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親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士儂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士儂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士儂身爲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爲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墳詩集無慮千首絕倡者亦少擇其佳者已收前志矣趙子昂有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韻難和徐孟岳和飲馬徒聞腥鞞洛洗兵無復墜條支高則誠和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閱壁間有和山前有客祠彭越塞上無

西清志餘卷之十一  
人斬郅支亦頗奇穩鳳皇山故宫詩楊庶倡堯字  
蓋元建佛寺西僧皆戴紅堯也瞿士衡和云歌舞  
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蝸牛臨書玉几雕簷靜  
行酒青衣扇帳愁卷土自應從豈父滔天誰復放  
驩堯臺空老樹寒鴉集落日滄波江上秋庶夫深  
喜之

徐應鑣字巨翁衢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  
二年伯顏次師臯亭山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  
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貢士日琦日崧女元娘  
誓不從太學故岳飛策有飛祠應鑣具酒殺祀飛

祠曰天不佑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  
諸生降虜有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未末  
無斃作詩云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  
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酣醉乃率子女  
入經德齋登梯雲樓積諸房書冊四周縱火自焚  
一小僕不醉聞火起至樓下穴牖視之見鑣父子  
儼坐如塑驚報諸僕壞壁撲滅之鑣不得死與子  
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尸於祠  
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爲具棺殮殯之西  
湖金牛僧舍益王立于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秘

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謚正節先生皇朝爲建祠賜謚忠節

樊執敬字時中鄆州人至正十年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徽饒寇自昱嶺犯杭執敬上馬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賊來愈盛填咽街巷且縱火官兵皆潰賊呼執敬使降執敬叱之曰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奮刀斫賊中槍而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嘗作觀潮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元時爲浙江行省都事時方谷珍亂海上省議主招撫伯溫主攻討谷珍行賂于朝卒從省議逮伯溫于法僑寓杭城蓋至正癸巳歲也作詩云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嚶鳴亦和悅我何獨懷憂鯨鯢未菹醢豺狼滿山丘鳳皇竄荆棘烏鳶自相求浮雲蔽蒼穹天路阻且脩風沙日暮起鏃羽安所投悲來但中懷涕泣縱橫流江

西泠志餘卷之七  
城陰氣凝積雨春淒涼。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塲。  
新廬各有主。店舍亦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  
裝。回首嬉遊地。慘淡寒烟黃。悵焉念所思。惻隱心  
中傷。徘徊西湖上。愴恨有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  
下沾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可追。狼暉信君子。李  
陵非男兒。鍛鐵當用椎。析薪當用斧。拔蓼而植荼。  
去辛還得苦。峨峨九陽門。衛以豹與虎。微微螻蟻  
忱。鬱鬱不得吐。

劉伯溫元末亡命吳中。一日與客飲西湖。會有異雲  
起西北。光映湖中。魯道原字文公諒以爲慶雲也。

將分韻賤詩。伯溫候聖良久曰。此天子氣也。淮楚  
之分。十年後有真主出。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  
座客大駭。以爲狂。且曰。是累我族滅。我悉遜去。公  
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狂醉而罷。

方希直孝孺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  
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  
後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  
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  
年歲暮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  
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

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關。山僧  
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  
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  
華上。寒輝素彩相蕩摩。碧海瑤臺迭蕭爽。酒酣擊  
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  
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  
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  
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  
髣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  
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  
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迂邂逅于南屏師  
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  
公精舍也。

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厚直。聲稱籍  
甚。爲兵部尚書。方賓所譖。下錦衣獄。以寃死。仁廟  
每悼惜之。新在浙。異政甚多。一日有訶爭雨傘者。  
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所驗皆同。新命剖之。各  
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  
之半。得非汝利耶。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  
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發奸摘伏。類如此。激勵僚

屬貪競愧沮時有葉宗行者雲間人知錢唐有廉  
操新特重之比卒新爲文手書以祭之蓋將以風  
部吏也新無子景恭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之人在  
廣東藩臬者皆會葬云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  
明竣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志  
蓋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  
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語其妻曰吾平生  
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  
夫見義勇爲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旣爲忠臣妾豈

不能爲義婦乎唯此數歲兒祀不可絕婢某聰慧  
至誠必能撫養某僉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簪  
珥與此婢投匿僉事衙若得撫養成成人庶不絕嗣  
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  
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  
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謚曰忠節云

許亨來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  
政廉簡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  
女亦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  
事展珠鈴庭樹沉沉晝掩簾門外日高聞劍戟海

濱風靜集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髻添。忽報前營將星墜。哭聲中夜起閭閻。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入纂修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爲省臣。撰上賀表。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蓋以生者僧也。光則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敬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太祖因自爲文。傳布天下。一夔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軒輓河南鹿邑人。正統間。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暇。公庭肅然。解無僕妾。妻執井爨。嘗行下郡。至儀門。會僚屬。檢閱衣橐。歸亦如之。所至山岳。皆提貪吏。墜風潛遁。着一青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蔬食。或日啖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出俸米。市肉一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舊會晤。止供一飯。或烹一鷄。則人駭之。以爲盛饌。不易得也。自聞親喪。即日就道。僚屬有未知者。後陞都御史。總理糧儲。清聲愈勵。僚友設宴。或有看卓。即拒不



受第以廉自矜或乘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  
陳復福建懷安縣人正統四年爲杭州知府公正廉  
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保畱之起復再任竟卒  
於官貧無以爲歛按察使鹿邑軒輓倡賻之民爭  
來助其子盡却之曰不忍贖貨以死其親也特布  
政使則德興孫原貞仁和知縣鳳翔許璫而軒輓  
爲監司之長皆一時之選璫不久亦卒于官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爲嘉興知府廉聲播遠近  
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間之皆翹首以須其來  
繼宗至不携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爨清直之聲

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  
生事自繼宗蒞任各斂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  
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  
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  
未幾聞親喪方坐廳理事計文忽至即大哭解印  
步出驛亭老僕挑兩箬籠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  
畱不及皇皇如失父母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  
得奪情復任懽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  
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按察僉事廉

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鱗魚  
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數裁抑堂遂以沮遏進  
貢誣之詔錦衣械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  
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 明主  
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  
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  
江濤

王伯安守仁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  
乘夜遄發至錢唐凜凜焉不勝憂慄作詩云靈鷲  
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

僧住峰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  
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頃之王  
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作詩  
云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  
消閒晝藥裹窻前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峰  
望遠亦時登而今更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  
又云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除是入山休若爲此  
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  
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  
謀又醉中謾書詩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

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飛  
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  
知山月墮江城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

賢達高風

錢唐田汝成輯撰

許由潁川陽城人當唐虞時隱武林山稽留峰者即  
其遺蹟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  
號稽留史記伯夷傳序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  
冢云箕山在河南嵩少間今昌化亦有箕山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才累  
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吳平頗召  
不起卒詔謚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

爽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  
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蔚爲辦衣食蔚子  
文才幼亦知名

褚陶錢唐人少不好弄聰慧清閒淡默以墳典自娛  
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竒之張華謂陸機  
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  
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仕晉官至中尉  
褚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士有隱操寡嗜慾往剡居瀑  
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交往齊時王僧達爲吳郡苦  
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

朔將軍丘珍孫欲屈見之與僧達書曰褚先生處  
景雲棲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  
入昌門於茲三焉却粒殮霞之士不宜久羈俟其  
返策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  
從白雲游舊矣索然爲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  
積數十載近固要其來冀憇日夜比談討芝桂借  
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君欲見之敬當申  
譬珍孫竟莫能致也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  
迎遣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勃於剡白石山立太平  
館居之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覲  
清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  
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  
稚珪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  
和敏達博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窮巖採芝幽澗  
麻衣藿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  
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岳谷含懽薜蘿起怍不報  
後以負外散騎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  
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述曾字子元錢唐人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  
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高帝引述曾爲文惠太  
子竟陵文宣王師友譽譎多諫筆號爲周舍沈約  
亦以述曾方汲黯爲永嘉太守有惠政去任之日  
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持白桐木火  
籠朴十餘枚而已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  
無資

范元琰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  
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及長  
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  
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

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  
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毋問盜者爲  
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不泄也  
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  
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

褚亮錢唐人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  
總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  
常侍日見親倚封陽翟縣侯老於家太宗征遼子  
遂良從詔亮曰疇日昭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  
伐卿已老俛仰歲月我勞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

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卒贈太常卿  
陪塋昭陵初太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  
八人並爲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  
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博涉文史工隸楷正觀中累  
遷起居郎侍書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  
者及見遂良大奇之帝方購義獻故帖莫辨真僞  
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宗遂  
良諫曰此必天意有未合者帝悟而止遷起居注  
帝欲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帝曰朕有不

善卿必記否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太子承  
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  
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  
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  
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  
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  
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  
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  
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  
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爲雉雌鳴

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  
得雄而霸始爲寶鷄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  
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  
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拜  
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  
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  
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爾毋憂因命遂良草  
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帝將立武昭儀  
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  
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

之譏又謂勳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  
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  
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  
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  
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  
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  
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柰天下  
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  
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

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  
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徐復字希顏本莆田人久遊吳中因家杭州精易通  
流衍卦氣之法天文地理遁甲古射諸家之說律  
呂微妙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  
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  
房易卦推所配年月日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  
中宜在強君德問西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一守中  
官兵宜內不宜外帝善其言欲官之固辭畱值登



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歸禮以束  
帛賜號冲晦處士

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立志學問放浪江淮歸隱西  
湖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  
勞問逋善行草爲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  
嘗入城市杭守王隨每與倡和李及薛映時往清  
談蓄二鶴曉縱之雲霄暮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  
湖諸僧寺客至童子放鶴爲候逋棹舟歸卒塋舍  
傍初逋客臨江李諮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逋嘗  
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逋卒而諮適知杭州爲製總

麻服與其門人哭而塋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  
林和靖梅花詩古今絕倡然人但知疎影暗香之妙  
而不知他作亦更清逸也其詩云吟懷長恨負芳  
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  
忽橫枝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  
胡雛亦風味解將聲調角中吹小園烟景正淒迷  
陣陣寒香壓麝臍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  
枝低畫工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  
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頭溪

和靖雖隱居而亦以豪放玩世故當時頗有不足之

味者其詩云道著權名便絕交。一峰春翠濕衡茅。莊  
生已慣鷓鴣嚇。楊子休譏蝦蟆嘲。滴滴藥泉來石  
竇。霏霏茶靄出松梢。琴僧近借南薰譜。且併閑工  
子細抄。閑搭綸巾擁縹囊。此心隨分識興亡。黑頭  
爲相雖無謂。白眼看人亦未妨。雲噴石花生劍壁。  
雨敲松子落琴牀。清猿幽鳥遙相叫。數筆湖山又  
夕陽。其玩世之態可想見矣。

和靖祠堂舊在孤山故廬。後徙蘇堤三賢祠中。此蓋  
因子瞻詩語爲之也。詩云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  
湖光飲山渌。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

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  
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  
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  
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  
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咲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  
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此詩  
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  
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其後朱淑真有吊林和  
靖詩云。每逢清景夜歸時。月白風清易得詩。不識  
酌泉拈菊意。一庭寒翠藹空祠。蓋亦祖述東坡之

遺意也。今孤山四賢堂以和靖參配郡守恐於儀度不倫。不若奉徐奭丁翰徐復三隱士以配和靖。而鄴侯樂天子曠自爲一祠。庶隱顯各得耳。

葉曙字杲卿。錢唐人。生而穎拔。三試開府。率高等用。嘗試御前。恩授桂州司法。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桂。有吳謐爲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挈二女歸。聞至桂而妻又死。杲卿哀其無歸。娶爲二子婦焉。家故饒財。諸弟盡用之。而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繇吾祿不足以聚親族耳。汝曹何咎。杲卿嘗得二絕。杲卿盡得其妙。天

唐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樵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真宗上僊。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樵子爲奇書也。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少博經史。下逮百氏。宋咸淳中。監重慶府酒稅。至元初。以知者薦入翰林。修撰。出爲揚州教授。遷建康錄事。台州寧海簿。所至輒有異政。以疾辭歸。寓武林城中。長孺爲人。光朗宏偉。明于心學。慨然以孟軻自許。其文章有金春玉撞之音。海內購求無虛日。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丕變。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

百錠爲潤筆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近  
官作墓銘耶是日汲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  
客咸勸受之汲仲卻愈堅惟平生不苟取于人故  
寧凍餒有所不顧汲仲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  
薄糜不繼襖不暖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  
祕藏中休糧方也年七十五一夕正衣冠危坐  
而逝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洪武初祀于杭學鄉  
賢祠楊仲弘贈汲仲詩云先生惟達道久矣樂山  
林致聘無雙璧爲生過十金身閒雲出岫髮短雪  
盈簪遁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徙浦城倜儻有大節刻厲  
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回每慕屈平  
托興遠遊因號晞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翱悲不  
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涼風急挾酒登  
之設天祥主跪酌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  
之歌闋竹石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  
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即恣遊倦輒訪隱  
流方鳳吳思齊輩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  
上前代遺老咸詫見翱晚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  
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著凌霄野獮引子移

來往覆盡花間翡翠巢。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爲守闈。落花臺殿黯銷魂。朝元閣下歸來鷺。不見前頭鸚鵡言。紫冥樓閣燕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明年乙未沒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慎收吾骨。與韶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葬之子陵臺南。初翔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復爲作許劍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翔月泉書院。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博覽墳典。工篆隸。諳

音律。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一樓坐學。童樓下遣高弟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輒止其登。使登乃登。與客咲談樓上。而樓下群童肅如也。元時廉訪使徐琰聞衍名。訪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琰咲而去。明日竟不謝人。咸重之。稱爲貞白先生。而不名。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飢女嘗事人。後夫知在子行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子行家又以僞楮事覺。因言舍主人子行固弗知也。邏卒猝子行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邏卒曰。是

不知情攝之何爲耶解縱遣還子行大慚明日持  
玄縑縮笠詣仇仁近別值晨出因畱一詩有西泠  
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于此矣明日有得  
遺稿于橋上者衛大隱以六壬筮之爲亥子丑順  
流之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  
僧可權從子行學哭之甚哀塋其遺文于后山與  
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也乞銘於胡汲仲爲之  
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凌雲翰悼之詩云布  
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遽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  
陽冰書瘦硬方朔語談諧墓碣名貞白臨文每愴

懷。

陳信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即知守廉一錢不  
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官陽武  
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  
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舊華糜信裁  
剗無畱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  
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  
所餞贐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  
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  
舊一寒氊又却吳民餽贐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

留清節與人傳

于謙字廷益錢唐人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鐘每奏對上爲傾聽都御史顧佐最嚴竣臺中少當意者獨禮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上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戒辭嚴義正聽者改容自是上屬意用謙矣五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興利除害動中土俗二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機疎遇事又敢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進

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入朝率網載香帕磨菇以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云手帕磨菇與線香不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其律已如此正統間與戶部王尚書議事有隙遂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大監王振倖用事嘗以他事嚙謙迺嗾言者劾謙擅舉自代非詔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間之赴闕請留者千人迺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八年父彥昭卒乞終制不許尋復召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寇獨石王振請上

親征敗績於土木車駕北狩沿邊城堡奔潰一空  
京師大震時謙獨任部事會 皇太后命 郕王  
監國于是廷臣論王振罪請族夷之 王方攝朝  
倉卒未有處分而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勸廷  
臣稍退廷臣大憤給事中王竑摔順首與廷臣撲  
殺之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內使哭聲震闕無復  
朝儀諸大臣有驚避者 王亦疑懼欲起還宮謙  
上陛扶止之且曰廷中無譏勸 王出二內使廷  
斃之復言羣情洶洶皆忠憤所激非殿下宣諭不  
止王乃諭廷臣曰王振罪當赤族俟啓 太后行

誅未晚馬順罪當死殺之勿論于是廷中稍寧比  
退朝過午刻矣謙袍袂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尚書  
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  
王直將焉用之 太后知謙人望所屬陞兵部尚  
書頃之 郕王即位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邊報  
絡繹訛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進止謙隨事條刺慮  
遠防微動中肯綮自是武備漸飭人心稍安是年  
十月也先闌入紫荆關烽候甚急侍講徐有貞謬  
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挈家南奔者  
謙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



百官萬姓咸託于此去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  
之事可鑒也。上是謙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場  
糧草甚富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  
言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  
必待報而行適以資虜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  
言欲閉九門以避賊鋒謙曰不可如亨言譬之室  
鼠是自斃也乃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鏜營于城  
西謙親督諸軍而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  
城守以示必死頃之也先突至我軍堅不爲動時  
上皇亦在虜營我軍不敢漫加一矢虜亦覘我嚴

整不敢輕軼中官喜靈胡種也土木之難降于也  
先因爲鄉導嗾也先邀大臣議和迎駕且索金帛  
鉅萬計謙一無所許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  
有君矣也先計沮須臾以墨幟麾三千騎繞東城  
云攻南門亨欲撤兵往備謙曰無庸此必趨通州  
也已而果趨通州索糧無得遂縱遊騎四掠畿甸  
畿甸咸清野棄城守約無敢浪戰者虜計益沮對  
壘七日復以。上皇宵遯遲明謙謀知。上皇已  
遠乃令諸軍舉砲擊虜殿營虜亦旋以輕騎躡我  
苑傷略當京師解嚴論功加謙少保石亨進侯爵

餘陞賞有差謙固辭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景泰元年也先數以送駕爲名沿邊騷掠既知中國有備難與爭衡雖奉鬻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君普花有隙恐中國乘之乃遣使入真言願送大駕還京尚書王直即率群臣爲上駭言之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朕爲之今將置朕何地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遣使答禮少紓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禮部尚書胡濙言廷臣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

儀注都御史王文厲聲曰來誰謂來耶黠虜不索土地即索金帛耳誰謂來耶謙曰不然防變方略謙當任之來與不來于儀注固無妨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實往見也先也先大喜遂奉上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日 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謙益修安內攘外之計初也先犯京師石亨以功非已出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推謙功請官一子上許之以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謙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深銜之亨嘗以指揮郭亨

杜山賣放民兵受賄不舉爲謙查白劾曰亨蔽下  
售法罔上孤恩無人臣禮上乃切責亨而郭亨  
等皆下獄亨愈益媿恚學士徐有貞自以倡議南  
遷爲謙斥阻尋復求爲祭酒上薄其人不允疑  
爲謙所毀亦深銜之遂與亨等比周側目事謙謙  
自知柄用日久恐履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  
忌功者亦間爲上言宜少裁抑謙上灼知謙  
忠潔無他腸倚毗益切太監興安亦謂廷臣曰近  
日諸君第媒孽于公何不爲朝廷惜也且諸君中  
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國如于公者

誰歟言者媿塞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值  
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  
宜貶損以逭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  
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封識第申時一往  
視而已謙素苦疾喘一日大作上遣大監興安  
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爲上言且述謙自奉  
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  
用悉給自尚方云七年正月上不豫謙與廷臣  
請復憲皇帝東宮疏入不報約翌日面陳泣請  
時廷議刺刺各抱擇君之奸而大學士王文及太

監主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遂駕言于亨曰文誠之謀成少保主之其事若成吾屬無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輓張軌夜奪南內奉迎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即日械謙等下獄給事中王鎮等承亨風旨爲之廷劾言臣等與謙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鞫大肆拷掠竟無左證徐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謙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謀雖未成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辯謙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

服奏上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謙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謙等俱就刑東市謙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今一疋秀才反耶是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爲之語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噍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枕謙尸而哭之酌以壺漿吉祥撻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遠收其尸瘞之亨爲上言籍沒謙家自上賜物外無他儲妻子安置口外未幾兵部尚書陳汝言以賂敗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大內廡下召亨等入視變色曰

景泰間于謙任久且專歿無餘物何汝言未幾得  
賄無笑耶亨俛首久之越數日上擊毬內苑恭  
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侍石亨張軆張軆自外  
來上遙見亨等連以毬杖戳地曰好個于謙如此者  
數聲亨等皆流汗浹背朱永出語人曰觀今日  
上意石總兵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群  
臣廷議未定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憂上  
爲之默然初謙遇害太后驚悼謂上曰于謙於  
國甚有功何忍至此上益悟其冤二年徐有貞  
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吉祥等謀反伏誅八年

憲皇帝即位詔釋謙家屬戍邊者家產悉還之遣  
行人馬暎祭謙墓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  
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嫉在先帝已知  
其枉而朕心實憐其中誦者莫不稱快云弘治元  
年詔曰少保于謙有社稷功可贈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墓所曰旌功有司春秋致  
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訴少保巡撫時功德願  
立祠如杭祠不報乃歸即公舊解祀公伏臘忌歲  
咸致奠也謙子冕仕至應天府尹子孫世襲副千  
戶

予外王父潘翁嘗以掾史給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  
間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者數端  
皆凜凜關國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  
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聆於  
斯言亦良苦矣又云少保公敏達端毅不以機械  
疑人總兵石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禎張軌任  
禮揚洪毛忠顧興祖皆頡頏僚案一不稱旨即請  
勅切責或曰明正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叅政至都  
御史守貴州一爲李匡所糾即請罷斥雖景皇  
帝寬宏不問而包藏反噬者衆矣又云少保公當

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屬景皇帝大漸在  
亨等謀擁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  
呵曰小子何知國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  
南內出矣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  
行得旨被逮又云少保公之旣殺也其夫人夢公  
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  
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  
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少保公于火光中隱隱閃  
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少保公曰吾已  
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

又云少保公家屬自戍所宥還也養子康將以公  
柩歸塋徒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  
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永天順初亦以  
奸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所噫  
事亦竒矣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閱之猶得廟貌人  
間哉

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  
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剡喜門庭無賀客絕  
勝厨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  
梁亦知厚祿慙司馬且守清齋學太常蕭澁行囊

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  
吾廬別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  
熱雕盤籠睡鴨燈輝青瑣散棲鴉風穿疎牖銀燈  
暗月轉高城玉漏遲岼憤耻爲寒士語調羹不用  
腐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略闕典之才如天外冥  
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清癯醉來掃地臥花影閑  
處倚牕看藥方渭水西風吹鶴髮巖灘孤月照羊  
裘即此可以知閑雅恬淡之思其他忠直之氣獎  
與古今如詠蘇武則曰富貴儻來君莫問丹心報  
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鄉未白頭身安

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將治世安民策，散作裁冰剪雪詞。喜高僉憲病起，則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甕黃齏足養廉。此皆真寫胸襟，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黑面巉顏，電眸獅鼻。見者咤之。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巡按御史檄計借銀百兩。世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盈取，竟却其半。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廉明有聞。一日患劇疾，召醫視之，曰：「還存神光。」世寧力疾賦詩，有「萬死神光還自在，再生事業敢能爲之句」。世寧雖執

法，然持論常正大。時有鄭分巡者，勇於革弊，州縣官被訟者皆得罪。去世寧曰：「某知明公爲民禁貪之心甚切，然亦須使民畏官。今官皆畏民，恐非治體也。」聞者避之。陞南京刑部郎中。廣西太平，知府以憂歸。服闋，赴選。至滄州，值流賊入城，避之。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有薪乎？」曰：「苦無。」薪，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即見知州張琦，勸其急修城守。琦曰：「馬總制惡修城。」世寧曰：「總制失職耳。縱賊入城，則殃民誤國。」琦從之。世寧苦乏兵器，適浙江有部軍器舟至，世寧曰：「天幸也。」請州納之。次日



賊至攻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登陴拒守授以甲  
伏軍容甚盛賊見氣阻適肇慶指揮聶璣寓城中  
率其徒持弓弩從陴坭射賊無不死者賊乃退改  
除寶慶府陞江西副使值王治八凌十一等爲亂  
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  
無處無之僕以爲旣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  
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  
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旣定則又欲誣罪以殺  
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何特已耶  
蓋軍務賊情人本難測故十里之間傳聞各異一

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爲少少以爲  
多司軍務者功以爲罪罪以爲功聽人言者真以  
爲僞僞以爲真潛潛焚焚莫之能辯士夫稍懷廉  
耻者則又以矜已抑人爲愧而終身受罪莫之能  
辯其亦可慨也已時寧庶人反形已著人莫敢言  
世寧憤激上疏言南昌府城延燒萬室基地所便  
悉歸王府債負所責遍及閭閻三司官多受鈐束  
問刑吏舉奉成案近者買辦行於外府騷擾徧於  
窮鄉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  
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寧王自因劉瑾得

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推才墜服人公忠體國大臣兼提督巡撫假以重權得便宜行事久困窮民宜妙選循良曲加安集更乞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率由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申勅鎮巡以下凡遇王府委事必須奏准方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庶人聞之大怒行賂於朝而誣奏妄言離間掌院石玠者竟掇世寧疏中語以爲自非聖朝素崇親睦寧王世守忠貞寧不遂致疏中語甚有不安於心者實由世寧

激之不爲無罪乞差官勘究上令巡按御史逮世寧來京鞫之初世寧既上疏得報擢福建按察使乃去任抵家庶人使健卒百數人分道篡世寧不得乃奏聞風遁回激上怒命官校逮世寧庶人既得旨益令健卒至浙必繫世寧江西困辱以俟官校世寧曰吾至江西死且不自乃間道歸命京師下詔獄囚繫一年廷臣申救謫戍遼東寧庶人敗起爲四川巡撫遷兵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席書纂輯大禮書成亦陞世寧俸級世寧辭以爲國家常賦有限經費無窮正德年間冒功濫賞天下大

壞皇上痛革此輩天下始安今未五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義當執奏不意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聞太倉積銀不及富勢一家之產天下空廩貧軍乏糧往歲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所宜人人體悉事事撙節以裕國儲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陞俸一級每月多支米一十三石川養窮邊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筭者是也尋陞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世寧上疏曰六卿之職吏部爲重戶部爲難而兵部則兼重且難其用人峙糧

又資二部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繁興邊境空虛夷狄難禦在西北則米價極貴軍士飢疲戎虜雜進奸謀叵測內變方憂議者乃欲出境千里圖復哈密此甘肅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者在西南則松潘南路久絕東路僅通每歲糧運石費數金戍卒生還十唯三四今聞歲歉粒米難致此蜀川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者其尤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民窮盜起撫勦乏人糗糧無備所係安危甚大此聖祖垂訓切以爲憂輔臣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濟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略者以需緩

急迄無一薦者蓋此匪徒取其才力勝任而又必其忠誠爲國即有其人又恐群臣與讒大臣信謗此所以再生顧忌莫敢明揚其他土夷之變邊境之虛驕卒之悍皆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托不理雖有一二任事者奏上該曹亦不與議決故今內外大小臣皆以持循保守爲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力幹濟者身家不免矣此將蓋驅天下之人闕然無忠義之氣一朝有事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尚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誠爲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嘗自誓以爲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蔽欺君之事不能爲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以誤陛下也再辭不允乃就職未幾引疾歸卒于家贈少保謚端敏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九卷

賢達高風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丁蘭故居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名丁橋蘭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為像事之如生有丁母塚在桐扣山之東

蔡汝揆居艮山門外太平鄉華林里父霖為朝奉大夫通判瑞州庶母沈氏卒汝揆尚幼父霖用浮屠法火之汝揆以父廕入仕每傷無松楸之地言輒涕泣乃刻木為母像具衣食棺槨葬之更置贍墳

田創庵命僧守之鄉人呼爲木娘墓

孝女馮氏錢唐人唐穆宗時女少孤無兄弟母女相依及長養母不嫁母多病且危思肉食女割股以進後母死哀毀骨立既葬廬于墓下日夕悲號茹蔬刺血寫經捨宅爲寺求薦拔母長慶三年事聞詔賜粟帛賜寺額曰報恩名其鄉曰孝女南鄉有孝女墓在寺後古城頭

朱氏杭州人元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寇杭驅掠欲犯之朱與女皆自縊繼而妾馮氏與仲起弟婦蔡氏乳母湯氏亦皆自殺一門五烈古今罕有也

罕有也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

主卒官他郡朶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

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

偉兀氏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以刀礪頸上

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蔽主婦請代死且告

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寶貨皆我所

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

解主婦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物置堂上寇爭

取之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

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  
朶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  
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母性貞慧而知禮足跡未嘗  
出戶限其良曰世聞用門功任管軍百戶戌居錢  
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衍  
爲樂子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奉吾母爲樂乎乃  
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爲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  
我吾聞婦人晝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  
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爲同邑周仲賓妻調

贛之瑞金簿非辜就逮女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  
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談者咸謂得之母  
訓云至正間世聞分守海寧有惠政及張氏陷浙  
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陳孝女者錢唐人也父業儒嘗受勇爵漫游江淮間  
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來嘉山中悉爲盜所  
掠僅畱孝女十歲携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  
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携女子  
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畱禪寮供  
榜䟽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

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父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携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躡躑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

因與墓隣歛而附于母塚之傍云

氏姊者錢唐人年四十不嫁至正間寇陷錢唐與弟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于河姊曰河之死者穢矣吾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楊廉夫吊之詩云翁氏當亂離投河誓翁媪生爲同林鳥死作結縷草翁氏姊投袂起長河殺賊血汚水我胡爲河裏死莫邪古井古城陰下有斗水琉璃深井中投妾身莫耶夜作蛟龍吟

曹處女者錢唐人名雪字玉靈年十三善琴十五工詞翰母歿力窮葬其母年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



處女塚至正間錢唐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  
楊廉夫吊之詩云曹處女白雪靈母惜白雪抱玉  
真珠擎十三善瑤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  
作花草情叮嚀媒與妁必嫁公與卿英英馬上郎  
貂帽繡衣裳官家捉處女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  
女幣今日催處女粧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  
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鎰  
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皇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  
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之效志節如  
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  
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  
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作獨月娥  
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三嫁婦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西漢書卷之九

